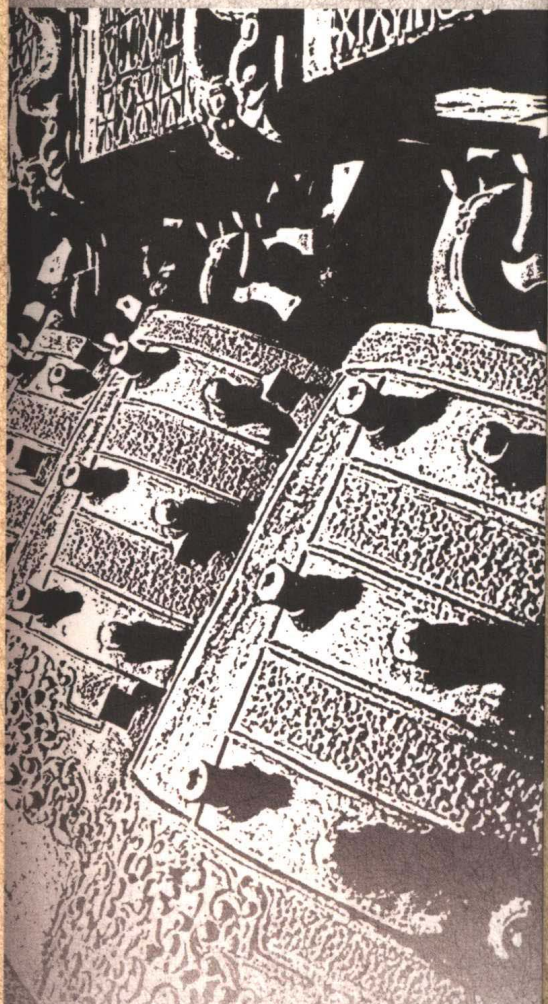


胡经之 主编

中国古典文学丛编

(三)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 (三)

胡经之 主编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/胡经之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
2001.7

ISBN 7-301-05079-8

I. 中... II. 胡... III. 文艺学-中国-古代-参考资料
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661 号

书 名: 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(三)

著作责任者: 胡经之 主编

责任编辑: 高秀芹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5079-8/I·0577

出版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/cbs.htm>

电 话: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

电子邮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发 行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85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一版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总 定 价: 65.00 元(全三册)

目 录

第三编 接受

一	知音	(3)
二	知人	(51)
三	兴会	(86)
四	美丑	(140)
五	趣味	(161)
六	风骨	(198)
七	奇正	(220)
八	言意	(240)
九	自然	(272)
十	教化	(310)
附录 论家简释		(338)

第 三 编

接 受

一 知 音

提要

知音作为文艺鉴赏的一个重要范畴,在中国古代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。先秦时期的《左传》曾记载了吴公子札对诗的鉴赏,实际上是关于音乐的评论文字,但是对后世文学艺术的鉴赏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后来,师旷说乐,孔子评诗,庄子关于音乐的评说,荀子、《乐记》、韩非子对音乐的看法,都极有意义,对文学艺术的审美鉴赏有一定的启发。

艺术的表情问题在先秦得到足够的重视。到汉代,这一问题被发挥得淋漓尽致。《淮南鸿烈》(又称《淮南子》)说:“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,载乐者见哭者而笑。哀可乐者,笑可哀者,载使然也。”司马迁在评说相如《大人赋》时说其能使人飘飘有凌云之气,强调文学艺术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知音理论体现在对各门艺术品类的评述上。曹植评画,说“观画者,见三皇五帝,莫不仰戴;见三季暴主,莫不悲惋”,强调其形象传神;刘义庆记载大量的评论文字,皆精辟洗练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专有《知音》一篇,内涵丰富,其慨叹知音之难,是因“篇章杂沓,质文交加”,这是否包括文学的多义性?当加以认真探索。

唐宋文学的高度发展推动了欣赏理论的发展,不少理论家深入到具体作家作品,评论得失。如陈子昂评东方虬的《咏孤桐篇》是“骨气端翔,音情顿挫,光英朗练,有金石声”;杜牧评李贺的诗为“骚之苗裔,理虽不及,辞或过之”;欧阳修认为唐人诗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

霜”可“与造化争巧”；严羽评李杜诗“如金翅擘海，香象渡河”；刘克庄说文“貌似者，不若意似”，等等。皆意思精深，值得玩味。

金代元好问说：“文章得失寸心知，千古朱弦属子期。”知音是申扬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要途径。明人深识这一点，他们在进行审美鉴赏批评时，多重视价值判断。王世贞评《琵琶记》和《拜月亭》“皆佳”，评《五伦全备》是“文庄元老大儒之作，不免腐烂”，有眼光。徐渭极力赞赏“从人心流出”的作品；胡应麟评放翁《示儿》一诗有“忠愤之气”；王祚将杜甫之诗与信公之六歌相比，以为有“伤家痛国，悲慨激烈”的感情，以古人观照今人，重视文学反映现实的本质。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理论。

清代的鉴赏理论集前世之大成，其审美的特点亦有突出的表现。金圣叹对中国古代名著的评点有代表性，不仅注重形象的塑造，而且注重了对形象的审美。如他评《水浒传》中的鲁达：“写鲁达为人处，一片热血，直喷出来，令人读之，深愧虚生世上，不曾为人出力。”肯定了鲁达形象的审美特点。王夫之评诗以为要主宾皆俱，“无主之宾，谓之乌合”，颇有意味。王士禛从格调、韵律等形式方面谈了诗的审美，要求诗“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”；冯伯金提出诗“愈无理而愈妙”；方东树提出“结句不从人间来”，等等，这些审美思想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总结。

故君子曰：“《春秋》之称：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汙，惩恶而劝善。非圣人谁能修之？”

（先秦）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，据上海人民出版社《春秋左传集解》本

吴公子札来聘……请观于周乐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曰：“美哉！始基之矣，犹未也，然勤而不怨矣。”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，曰：“美哉，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？”为之歌《王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？”为之歌《郑》，曰：“美哉！其细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”为之歌《齐》，曰：

“美哉！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大公乎？国未可量也。”为之歌豳，曰：“美哉！荡乎！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为之歌秦，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为之歌魏，曰：“美哉！汾沅乎！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！”为之歌唐，曰：“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。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？”为之歌陈，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自郅以下，无讥焉。”为之歌小雅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王之遗民焉。为之歌大雅，曰：“广哉，熙熙乎！曲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为之歌颂，曰：“至矣哉！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迥而不偪，远而不携，迁而不淫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，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，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”

（先秦）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，据上海人民出版社《春秋左传集解》本

平公说新声，师旷曰：“公室其将卑乎！君之明兆于衰矣。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，以耀德于广远也。风德以广之，风山川以远之，风物以听之，修诗以咏之，修礼以节之。夫德广远而有时节，是以远服而迩不迁。”

（先秦）《国语·晋语八》，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

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

（先秦）孔丘《论语·为政》，据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本
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！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

（先秦）孔丘《论语·八佾》，据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本

子谓《韶》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《武》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

（先秦）孔丘《论语·八佾》，据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本

子曰：“《关雎》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

(先秦) 孔丘《论语·八佾》，据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本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，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(先秦) 孔丘《论语·学而》，据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本

孟子曰：“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”

(先秦) 孟轲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“何谓知言？”曰：“诐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……”

(先秦) 孟轲《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上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“……敢问夫子恶乎长。”曰：“我知言；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曰：“难言也，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，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也。”

(先秦) 孟轲《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上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故曰：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。

(先秦) 孟轲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上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大方无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

(先秦) 老子《道德经》四十二章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躁胜寒，静胜热，清静以为天下正。

(先秦) 老子《道德经》四十五章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《咸池》、《九韶》之乐，张之洞庭之野，鸟闻之而飞，兽闻之而走，鱼闻之而下入，人卒闻之，相与还而观之。鱼处水而生，人处水而死，彼必相与异，其好恶故异也。

(先秦) 庄周《庄子·至乐》，据中华书局郭庆藩集释本

北门成问于黄帝曰：“帝张《咸池》之乐于洞庭之野，吾始闻之惧，复闻之怠，卒闻之而惑；荡荡默默，乃不自得。”

帝曰：“汝殆其然哉！吾奏之以人，徵之以天，行之以礼义，建之以大清。夫至乐者，先应之以人事，顺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应之以自然，然后调理四时，太和万物。四时迭起，万物循生；一盛一衰，文武伦经；一清一浊，阴阳调和，流光其声；蛰虫始作，吾惊之以雷霆；其卒无尾，其始无首；一死一生，一僨一起；所常无穷，而一不可待。汝故惧也。”

“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，烛之以日月之明；其声能短能长，能柔能刚；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；在谷满谷，在坑满坑；涂却守神，以物为量。其声挥绰，其名高明。是故鬼神守其幽，日月星辰行其纪。吾止之于有穷，流之于无止。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，望之而不能见也，遂之而不能及也；恍然立于四虚之道，倚于槁梧而吟。心穷乎所欲知，目穷乎所欲见，力屈乎所欲逐，吾既不及已夫！形充空虚，乃至委蛇。汝委蛇，故怠。”

“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，调之以自然之命，故若混逐丛生，林乐而无形；布挥而不曳，幽昏而无声。动于无方，居于窈冥；或谓之死，或谓之生；或谓之实，或谓之荣；行流散徙，不主常声。世疑之，稽于圣人。圣也者，达于情而遂于命也。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，此之谓天乐，无言而心说。故有焱氏为之颂曰：‘听之不闻其声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充满天地，苞裹六极。’汝欲听之而无接焉，而惑也。”

“乐也者，始于惧，惧故崇；吾又次之以怠，怠故遁；卒之于惑，惑故愚；愚故道，道可载而与之俱也。”

(先秦) 庄周《庄子·天运》，据中华书局郭庆藩集释本

夫声乐之入人也深，其化人也速，故先王谨为之文。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，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。民和齐则兵劲城固，敌国不敢婴

也。如是，则百姓莫不安其处，乐其乡，以至足其上矣。然后名声于是白，光辉于是大，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。是王者之始也。乐姚冶以险，则民流侵鄙贱矣。流侵则乱，鄙贱则争。乱争则兵弱城犯，敌国危之。如是，则百姓不安其处，不乐其乡，不足其上矣。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，危削侮辱之本也。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。

（先秦）荀况《荀子·乐论》，据王先谦集解本

君子以钟鼓道志，以琴瑟乐心。动以干戚，饰以羽旄，从以磬管。故其清明象天，其广大象地，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。故乐行而志清，礼修而行成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皆宁，美善相乐。

（先秦）荀况《荀子·乐论》，据王先谦集解本

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：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，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，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。故必将撞大钟、击鸣鼓、吹笙竽、弹琴瑟，以塞其耳；必将雕琢刻镂、黼黻文章，以塞其目；必将刍豢稻粱、五味芬芳，以塞其口。然后众人徒、备官职、渐庆赏、严刑罚，以戒其心，使天下生民之属，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，故其赏行；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，故其罚威。赏行罚威，则贤者可得而进也，不肖者可得而退也，能不能可得而官也。若是，则万物得宜，事变得应，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和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，沄沄如河海，暴暴如丘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臧之，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。

（先秦）荀况《荀子·富国》，据王先谦集解本

乐者，音之所由生也；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啍以缓；其喜心感者，其声发以散；其怒心感者，其声粗以厉；其敬心感者，其声直以廉；其爱心感者，其声和以柔。六者非性也，感于物而后动。

（先秦）《乐记·乐本篇》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

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；声成文，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。

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五者不乱，则无怙慝之音矣。宫乱则荒，其君骄；商乱则陂，其官坏；角乱则忧，其民怨；徵乱则哀，其事勤；羽乱则危，其财匮。五者皆乱，迭相陵，谓之慢。如此，则国之灭亡无日矣。

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，比于慢矣。桑间濮上之音，亡国之音也，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

（先秦）《乐记·乐本篇》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

凡音者，生于人心者也。乐者，通伦理者也。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，禽兽是也。知音而不知乐者，众庶是也。惟君子为能知乐。

是故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，审乐以知政，而治道备矣。

是故不知声者，不可与言音；不知音者，不可与言乐。知乐则几于礼矣。

礼乐皆得，谓之有德，德者得也。是故乐之隆，非极音也；食飧之礼，非致味也。

（先秦）《乐记·乐本篇》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

子贡见师乙而问焉，曰：“赐闻声歌各有宜也。如赐者，宜何歌也？”

师乙曰：“乙贱工也，何足以问所宜。请诵其所闻，而吾子自执焉。宽而静，柔而正者宜歌《颂》；广大而静，疏达而信者宜歌《大雅》；恭俭而好礼者宜歌《小雅》；正直而静，廉而谦者宜歌《风》；肆直而慈爱者宜歌《商》；温良而能断者宜歌《齐》。

“夫歌者，直己而陈德也，动己而天地应焉，四时和焉，星辰理焉，万物育焉。故《商》者，五帝之遗声也，商人识之，故谓之商。《齐》者，三代之遗声也，齐人识之，故谓之齐。明乎《商》之音者，临事而屡断。

明乎《齐》之音者，见利而让。临事而屡断，勇也。见利而让，义也。有勇有义，非歌孰能保此？故歌者，上如抗，下如队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

“故歌之为言也，长言之也。说之故言之，言之不足故长言之，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

（先秦）《乐记·师乙篇》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

奚谓好音？昔者卫灵公将之晋，至濮水之上，税车而放马，设舍以宿，夜分，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，使人问左右，尽报弗闻。乃召师涓而告之，曰：“有鼓新声者，使人问左右，尽报弗闻，其状似鬼神，子为我听而写之。”师涓曰：“诺。”因静坐抚琴而写之。师涓明日报曰：“臣得之矣，而未习也，请复一宿习之。”灵公曰：“诺。”因复留宿，明日，而习之，遂去之晋。晋平公觴之于施夷之台，酒酣，灵公起，公曰：“有新声，愿请以示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召师涓，令坐师旷之旁，援琴鼓之。未终，师旷抚止之，曰：“此亡国之声，不可遂也。”平公曰：“此道奚出？”师旷曰：“此师延之所作，与纣为靡靡之乐也，及武王伐纣，师延东走，至于濮水而自投，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。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，不可遂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所好者音也，子其使遂之。”师涓鼓究之。平公问师旷曰：“此所谓何声也？”师旷曰：“此所谓清商也。”公曰：“清商固最悲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如清徵。”公曰：“清徵可得而闻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可，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，今吾君德薄，不足以听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之所好者音也，愿试听之。”师旷不得已，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鹤二八，道南方来，集于郎门之垠。再奏之而列。三奏之，延颈而鸣，舒翼而舞。音中宫商之声，声闻于天。平公大说，坐者皆喜。平公提觴而起为师旷寿，反坐而问曰：“音莫悲于清徵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如清角。”平公曰：“清角可得而闻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可。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，驾象车而六蛟龙，毕方并辖，蚩尤居前，风伯进扫，雨师洒道，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后，腾蛇伏地，凤皇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为清角。今主君德薄，不足听之，听之将恐有败。”平

公曰：“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也，愿遂听之。”师旷不得已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；再奏之，大风至，大雨随之，裂帷幕，破俎豆，隳廊瓦，坐者散走，平公恐惧，伏于廊室之间。晋国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平公之身遂癰病。

故曰：不务听治，而好五音不已，则穷身之事也。

（先秦） 韩非《韩非子·十过》，据陈奇猷集释本

管子得于鲁，鲁束缚而槛之——使役人载而送之齐。皆讴歌而引。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，欲速至齐，因谓役人曰：“我为汝唱，汝为我和。”其所唱，适宜走。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。

（先秦） 吕伟《吕氏春秋·顺说》，据文学古籍刊行社《吕氏春秋集释》本

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视，眊然能听，形体能抗，而百节可屈伸，察能分白黑，视丑美，而知能别同异，明是非者，何也？气为之充，而神为之使也。

（汉） 刘安《淮南鸿烈·原道训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故秦楚燕魏之歌也，异转而皆乐。九夷八狄之哭也，殊声而皆悲。一也。夫歌者乐之徵也，哭者悲之效也。愤于中则应于外，故在所以感。

（汉） 刘安《淮南鸿烈·修务训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，载乐者见哭者而笑。哀可乐者，笑可哀者，载使然也。

（汉） 刘安《淮南鸿烈·齐俗训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夫歌《采菱》，发《阳阿》，鄙人听之，不若此《延路》、《阳局》。非歌者拙也，听者异也。

（汉） 刘安《淮南鸿烈·人间训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夫无形者，物之大祖也。无音者，声之大宗也。……所谓无形

者，一之谓也。所谓一者，无匹合于天下者也。卓然独立，块然独处，上通九天，下贯九野，圆不中规，方不中矩，大浑而为一，叶累而无根，怀囊天地，为道关门，穆忝隐闵，纯德独存，布施而不既，用之而不勤。是故视之不见其形，听之不闻其声，循之不得其身，无形而有形生焉，无声而五音鸣焉，无味而五味形焉，无色而五色成焉。是故有生于无，实出于虚，天下为之圈，则名实同居。音之数不过五，而五音之变，不可胜听也；味之和不过五，而五味之化，不可胜尝也；色之数不过五，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。故音者，宫立而五音形矣；味者，甘立而五味亭矣；色者，白立而五色成矣；道者，一立而万物生矣。

（汉）刘安《淮南鸿烈·原道训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今夫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声，皆发于词，本于情。故君臣以睦，父子以亲。故《韶》、《夏》之乐也，声浸乎金石，润乎草木。今取怨思之声，施之于弦管，闻其音者，不淫则悲，淫则乱男女之辨，悲则感怨思之气，岂所谓乐哉。赵王迁流于房陵，思故乡，作为山水之讴，闻者莫不殒涕。荆轲西刺秦王，高渐离、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，闻者莫不瞋目裂眦，发植穿冠。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，岂古之所谓乐哉。故弁冕辂舆，可服而不可好也；太羹之和，可食而不可嗜也；朱弦漏越，一唱而三叹，可听而不可快也。

（汉）刘安《淮南鸿烈·泰族训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视于无形，则得其所见矣。听于无声，则得其所闻矣。至味不嫌，至言不文，至乐不笑，至音不叫，大匠不斲，大豆不具，大勇不斗。……听有音之音者聒，听无音之音者聪，不聒不聪，与神明通。

（汉）刘安《淮南鸿烈·说林训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相如既奏大人之颂，天子大说，飘飘有凌云之气，似游天地之间意。

（汉）司马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圣人矢口而成言，肆笔而成书，言可闻而不可殚，书可观而不可

尽。

(汉) 扬雄《法言·五百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或问：“交五声十二律也，或雅或郑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中正则雅，多哇则郑。”“请问本？”曰：“黄钟以生之，中正以平之，确乎郑卫不能入也。”

(汉) 扬雄《法言·吾子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雍门周以琴见，孟尝君曰：“先生鼓琴，亦能令文悲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之所能令悲者，先贵而后贱，昔富而今贫。摈压穷巷，不交四邻，不若身材高妙，怀质抱真，逢谗罹谮，怨结而不得信；不若交欢而结爱，无怨而生离，远赴绝国，无相覿期；不若幼无父母，壮无妻儿，出以野泽为邻，入用掘穴为家，困于朝夕，无所假贷。若此人者，但闻飞鸟之号，秋风鸣条，则伤心矣，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，未有不凄惻而涕泣者也。今若足下，居则广厦高堂，连闼洞房，下罗帷，来清风，倡优在前，谀谄侍侧，扬激楚，舞郑妾，流声以娱耳，练色以淫目。水戏则舫龙舟，建羽旗，鼓钲乎不测之渊。野游则登平原，驰广囿，强弩下高鸟，勇士格猛兽，置酒娱乐，沈醉忘归。方此之时，视天地曾若一指，虽有善鼓琴，未能动足下也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固然。”雍门周曰：“然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。夫角帝而困秦者，君也；连五国而伐楚者，又君也。天下未尝无事，不从即衡，从成则楚王，衡成则秦帝。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，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。有识之士，莫不为足下寒心。天道不常盛，寒暑更进退，千秋万岁之后，宗庙必不血食。高台既已倾，曲池又已平，坟墓生荆棘，狐狸穴其中。游儿牧竖，踰其足而歌其上曰：‘孟尝君之尊贵，亦犹若是乎！’”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，涕泪承睫而未下。雍门周引琴而鼓之，徐动宫徵，叩角羽，终而成曲。孟尝君遂歔歔而就之曰：“先生鼓琴，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。”

(汉) 桓谭《新论·琴道》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

韩非之书，传在秦庭。始皇叹曰：“独不得与此人同时。”陆贾《新